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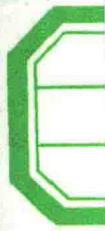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版本通義

錢基博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義 通 本 版

著 博 基 錢

書 叢 小 科 百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義通本版

著博基錢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 行 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刷 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ESSENTIAL POINTS ON THE EDITIONS
OF BOOKS

BY TSIEN CHI PO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All Rights Reserved

敘目

原始第一

歷史第二

讀本第三

餘記第四

曰：余讀官私藏書之錄，而稽其所以論版本者，觀於會通，發凡起例，得篇如右。繕寫定，因爲其序論

於戲！版本之學，所從來舊矣！蓋遠起自西漢，大用在讎校。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見文選）魏都賦：「讎校篆籀，李善注引風俗通。」及其讎校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廣蒐衆本，讎正一書；然則讎校所資，必辨版本。至宋岳珂刊九經三傳，稱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

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併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而於是事讎校者言版本，方是時，吾錫尤文簡公箸錄所藏，爲遂初堂書目，特開一書兼載數本之例；而於是治目錄者言版本，既以附庸，蔚爲大國，寢昌寢熾，逮於遜清，版本之學，迺以名家；而吾蘇爲獨盛！自常熟毛晉子晉，錢曾，遵王，開其前茅。有蘇州黃丕烈，蕘圃，顧廣圻，千里爲之續緒。其後錢唐之丁丙，松生，歸安之陸心源，存齋，獨山之莫友芝，子偲；又其後長洲之葉昌熾，鞠裳，江陰之繆荃孫，筱珊，長沙之葉德輝，奐彬；版崇，宋元，學擅讎校，炳炳琅琅，咸有述造；亡慮皆衍黃丕烈之緒者也！毛錢所記，豈無罕異，而逕塗粗闕，闡揚未弘，恢張絕業，莫如黃氏；而顧千里實爲承弼；古鈔，舊槧，賞奇析疑，默識神解，不同尋常；沾溉後生，以詡奇祕。其尤甚者，乃至如陸心源之爲儀顧堂題跋，蓋掩黃丕烈之讀未見書齋讀書錄以爲己有；（見錢唐汪康年穰卿雅言集）公然盜襲，曾不恥愧，而博籀誦諸家，刪次其要，參互鉤稽，積久成帙，董而理之，以箸爲篇，惟是神識尤資目驗，一見逾於百聞。千元，詒宋，其有可

徵，則以國立南京北平兩圖書館所藏爲據；而古籍景繙，則多取材於涵芬樓。按圖索驥，求之可得；景
響之談，勿爲迷罔。修辭立誠，庶幾君子世有覽者，幸垂鑒焉！

中華人民造國之十九年五月二日無錫錢基博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版本通義

原始第一

三代方策，遐哉邈矣！炎漢初興，書皆竹帛。其後劉氏父子向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班固刪其要，成漢書藝文志以備篇籍。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稱篇稱卷，不一其辭。所謂篇、竹書也。卷，則帛書也。後世書不用竹帛，冒篇卷之名，失其指矣！

古書止有竹簡，曰汗簡，曰殺青。汗者，去其竹汁。殺青者，去其青皮。漢劉向別錄云：「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而書竹簡必以刀刻，故史記稱蕭何爲秦之刀筆吏。風俗通義：「劉向典校書籍，先書竹，改易寫定，可繕寫者以上素。」蓋西京之末，猶用竹爲多。故劉向以中古文尙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多脫簡，而漢書藝文志所載，亦篇多於卷也。後漢宦者蔡倫，因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以意造爲紙，史稱莫不從用。

然考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取爲帷囊。而吳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書。是東京之世，猶盛竹帛，而紙未大行矣！

書序正義引顧氏曰：『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春秋左傳杜預序疏引鄭氏論語序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聘禮疏引鄭氏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皆尺二寸。（當依左傳疏引作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而稱書爲一冊，必由簡策之冊而來。說文解字：『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籀，古文冊，从竹。』又竹部：『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聲。』蓋一長一短相比謂之冊；六寸分合謂之符，故冊可推稱於符命，而符不可轉稱爲書冊。凡竹簡，必編以繩，亦護以革。史記孔子世家稱其『晚喜易，章編三絕。』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劉向別錄：『孫子以（同已）殺青，簡編以縑係繩。』南史王僧虔傳：『楚王家書青絲編。』然則今人言編輯，固猶沿其舊稱矣！冊本通作策。說文解字：『策，馬箠也，』別爲一義。然漢人通借策作冊。禮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

侯爲侯伯。昭三年：「鄭伯如晉。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是冊卽策之證。至漢末，則通行以策爲冊。蔡邕獨斷云：「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王充論衡云：短書俗記，卽策之短者。）其次一長一短，兩編書，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劉熙釋名：「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鄭注：「策，簡也。」正義：「策是衆簡相連之稱。」然則古書以衆簡相連而成冊，今人則以線裝分釘而成冊，沿其稱而失其義矣！此古簡冊之制。

至帛之爲書，便於舒卷，故一書謂之幾卷。卷之心，必轉以圓輓，兩頭稍長，出於卷，餘出如車軸然。隋書經籍志：「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煬帝卽位，祕閣之書，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下品漆軸。」舊唐書經籍志：「凡四部庫書，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蓋隋唐間，簡冊已亡，存者止卷軸。故一書又謂之幾軸。韓愈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三萬軸，卽三萬卷也。此古卷軸之制。

夫筆行而刀刻廢，紙行而縑帛廢。日趨便易，造述愈滋。故向歆著錄，見於漢書藝文志者，財萬三千。至唐修隋書經籍志，則幾六七倍焉。開元時，兩京書庫所儲，則幾十倍之焉。唐以前書皆寫本，而唐人寫本之僅存者，有說文木部；獨山莫友芝子偁蓋得而張焉。

世傳唐籍版書，當以英國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一千九百零七年（清德宗光緒三十三年）在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石室所發見之唐懿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印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藏諸倫敦之不列顛博物院者爲最可傳信。宋版書之佳者，字體每帶歐虞神味；元人所刻，與宋版書較，已帶匠氣，而以咸通本金剛經與宋版書比，又顯然有雅俗之分；一則古拙錯綜，一則整齊呆板。是故古版書之可貴，就藝術而論，卽在其能保持率真之氣而不流於匠俗爾。敦煌石室印版書，又有加句靈驗本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上虞羅振玉叔蘊曾爲之景印於辰翰樓叢書中，其字畫純樸，視咸通金剛經更爲率真，雖無紀年可考信，而羅氏則斷之爲唐刻，其根據爲第二行「國師三藏大廣智不空譯」之「國」字上空一格，可謂現存版刻之最古者。

夫唐書版刻，始於佛典；而其漸推及儒書。據唐柳玭家訓序云：「中和三年癸卯夏（中和唐僖

宗年號，變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曉。『則是字書小學有版刻矣！薛居正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長興三年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漢書隱帝紀：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宋王溥五代會要卷八（經籍）載：周太祖廣順六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刊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世宗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於是經典有版刻矣！又舊五代史和凝傳云：『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艷曲，又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又貫休禪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疊城後序稱：『檢尋藁草及閣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於是集部有版刻矣！若其時諸書刻本，自來未聞藏書家收藏，獨敦煌石室出唐韻切韻二種，爲五代細書小板刊本；法人伯希和所取而儲入巴黎圖書館者是也。此五代版刻之廬存者，宋葉夢得石林燕語稱：『世言雕板印書，始

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朱益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版爲正，見兩朝國史。」據葉朱兩家論之，則謂刻板實始於唐末矣。比得敦煌石室唐經刻本，乃知版刻不始唐末，而遠在咸通以前也。述原始第一。

歷史第二

言版本者斷自宋，世人尤所矜重！然新城王士禎阮亭居易錄有云：「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板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腳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嘉定錢大昕莘楣十駕齋養新錄論宋槧本曰：「今人論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爲大方所笑者也！」然按蘇軾東坡志林稱：『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而葉夢得石林燕語則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自書籍刊鏤者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

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則是不待南宋初，刻書已不能無誤矣！甘泉焦循理堂爲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序云：「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版不必不誤。」誠哉是言，可爲拘墟者發墨守也。

宋時官刻書有國子監本。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晉天福銅板本，蓋宋監本之所自出。而葉夢得石林燕語稱：「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淳化太宗年號）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嘉祐中（嘉祐仁宗年號）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并謬亡闕，始詔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治平英宗年號）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北周書。政和中（政和徽宗年號）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尙少。」此國子監刻經史之可徵於北宋者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監本書籍，紹興（紹興高宗年號）末年所刊。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尙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鑄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有殘缺。故胃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書。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

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此國子監刻經史之可徵於南宋者也。北宋監刻無聞。而南宋監刻之僅有存者：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殘冊。（以下省稱北平圖書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藏有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殘冊。有監本纂圖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有鈔配。）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有元明修補葉。）有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有元明修補葉。）以下省稱南京圖書館。）而南京之公穀注疏，半頁十行，經傳不別，傳下注及集解亦不標明，惟疏文則冠一大疏字於上；與北平之穀梁殘冊，同一款式，蓋出一刻也。然按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九經監本，謬謬脫略，多仍五季之舊，與俗本無大相違。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嘉定辛巳春（嘉定寧宗年號），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柯山毛居正誼父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而誤字實未嘗改者十二三。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誼父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輟。」則是監本九經有謬脫也！景祐元年九月（景祐仁宗年號），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謬，恐誤後學。臣謹

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脫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見北平圖書館藏元大德乙巳刊後漢書首列景祐校正後漢書狀。）而葉夢得石林燕語稱：『余襄公靖爲祕書，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則是監本諸史有謬脫也。涵芬樓景宋景祐刊本漢書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蓋卽宋景文所用參校諸本之一。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遭靖康丙午之變（靖康欽宗年號）中原淪陷，前曾鞏等校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謂之眉山七史；而宋以來藏書家，稱爲蜀大字本。元時板印模糊，遂稱之爲九行邇邇本；蓋其書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八字也。元以後遞有修板。北平圖書館藏有元修宋蜀大字本宋書殘冊，有宋蜀大字本魏書一百一十四卷，有明修